

## 似水流年

## 父亲鼓励我考大学

1922年,我父亲出生在一个贫苦人家,我爷爷可谓房无一间、地无一垄,靠摆小摊卖扒糕、豆腐维持生活。为了算账记账的需要,爷爷咬牙供我父亲读完高小。1938年春天,我父亲在老师周瑞朴的引导下参加了八路军,当过卫生员、护士,上过白求恩医士学校,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石家庄市平山县小有名气。这样的经历培养了我父亲崇尚科学和敬仰科学家的情怀,他决心要改换门庭,让后代成为文化人。

我上小学时,父亲在县城医院工作,他每次回家都到学校了解我们的学习情况,然后同我们有针对性地谈话,或鼓励或称赞,言之谆谆。一有时间,他就孜孜不倦地给我们讲古人励志的故事,悬梁刺股、囊萤映雪等故事是父亲最早讲给我们的。父亲经常让我们背诵唐代颜真卿的《劝学诗》,如今已过了60年,我仍然记忆犹新:“三更灯火五更鸡,正是男儿读书时。黑发不知勤学早,白首方悔读书迟。”

那时,不论怎样囊中羞涩,父亲对我们买书的事总是有求必应。我买的书装了两个木箱子,里边不仅有文学书,也有《十万个为什么》等科普读物。上高小后老师说我的文章写得好,父亲看了也满意,立即给我订了一份《人民文学》和

《河北日报》。老师说:“家长要都像你父亲这么重视教育,这学校还怕办不好吗?”

正当我们兴致勃勃地做着科学梦时,“文化大革命”爆发了,学校乱成一团,老师不教课,学生不学习。父亲忧心忡忡地说:“老这么折腾,可就耽误你们了,学校不教就自学吧,有不懂的就请教人。”他给我借了初中和高中课本让我自学。父亲懂点化学,就当我的化学启蒙老师。我除了学文化知识外,还读了许多医书,也曾想过当个医生。我犹如久旱逢春雨的禾苗,在知识的海洋里拼命地汲取营养。每学会一条新定律、一个新观点,都引领我走进一片新天地,令我迷恋,令我神往。

后来实行推荐上大学,父亲曾为我找过关系,但都无功而返。就在我对上大学绝望的时候,1977年10月21日,我们部家庄村的大喇叭播报了关于恢复高考制度的消息,如平地一声春雷,人们欢呼雀跃,奔走相告。那时,父亲已经被病魔摧残得身心俱疲,但他听到这个消息后,眼里却焕发出光彩,兴奋而坚定地对我说:“去试试!天无绝人之路。”

1977年12月的高考,我们村有3人上了初选名单,其中两人被录取,乡亲们寄予希望的我却名落孙山。但通过核

对答案,我感觉自己距上线差不了几分。因此,这次考试不但没有摧毁我的信心,反而鼓舞了我的志气。我信心满满地对父亲说:“爹,我明年还要考。”父亲鼓励我说:“有志者,事竟成。没有失败就没有成功,考!难得你有这个志气。”于是,我马不停蹄地投入到新一轮拼搏中去。

1978年7月的那次高考,我感觉非常轻松愉快。考完的当天,父亲就急不可待地问我:“考得怎么样?能考上吗?”为了宽慰父亲,我鼓起勇气十分夸张地说:“爹,考不上清华北大,考普通院校是百分之百的把握。”父亲的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,他说:“路还长呢,以后还能考。即使你考不上,不是还有子孙后代吗?只

要他们坚持拼搏,总有人能跨进大学校门。”一个月后,县教育局门口张贴了1978年高考初选红榜,我位列文科第14名。那一年,全县文科考生近5000人。

1978年9月18日早晨,我就要离开养育我的山村去河北大学报到了,这是我新的人生之旅的开始。此时此刻,想起父亲为我上大学付出的心血,我真是心潮起伏、百感交集。我注视着父亲那饱经风霜的面孔,哽咽着说:“爹,我……走……”话没说完,泪水就夺眶而出。父亲说:“别哭、别哭,这是个好事儿啊!应当高兴。”

我家坐落在一个小山坡上。离家那天,我走到村口一回头,看见父亲还靠着门框朝我望着…… 郝彦平/文

## 朝花夕拾

## 曾经用过的笔

1950年,我上小学时,每天都要在课堂上“写仿”,即用半透明的“毛头纸”铺在“字帖”上,用一个正方形金属框压在纸上,再用毛笔蘸墨汁去描帖。以后,人们就渐渐地使用铅笔、钢笔写字了,毛笔只有在重大节日或办红白喜事写对联时才被普通百姓使用。

上了6年小学,我没用过钢笔。那时,普通钢笔就四角钱一支,可是家里没钱买。铅笔,分好多档次。我用的铅笔是二分钱一支的简易铅笔。很难削,易折断铅。

上了中学,那种简易铅笔就不再生产了,我用上了六棱形、软木柔铅、表面刷有彩漆的精制铅笔,五六分钱一支。家里破例花八角钱给我买了一支钢笔。那支钢笔,皮囊的橡胶含量少,弹性差,有时写着写着字,笔尖那儿就冒出一些墨水。直到我上了大学,才花1元5角多钱买了一支好点儿的钢笔。

参加工作后,有一年,我被评为先进工作者,单位颁发的奖品是一支“金笔”,就是笔尖镶一点金的那种,让我爱不释手。一次,我不慎将钢笔掉在水泥地上,那一点金脱落了,让我心疼不已。

我做技术员那些年,经常绘图,还用过小钢笔、鸭嘴笔、滚动笔。这些特殊用途的笔就不一一介绍了。 李维德/文

## 图说往事 到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参观

1978年,我在河北省军区后勤部卫生处工作,主要负责全区新卫生员的培训。本期培训,理论课学完之后,我带着新学员到石家庄地区医院实



习。在理论学习和临床实习的间隙,我带领学员们到华

北军区烈士陵园参观,重点参观了优秀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事迹展。在展览室里,我们一起学习了毛主席的《纪念白求恩》一文,还特地到白求恩塑像前拍照留念。后排左五为本文作者。 白和平/文并供图

讲文明树新风 公益广告

中国精神 中国形象 中国文化 中国表达

## 勤劳人 吉祥人



中国网络电视台制 陕西声基 王乃克作

## 在美国逛书店

上世纪90年代,我曾4次到美国探亲,看望在洛杉矶工作的女儿一家。我喜欢看书,经常到美国的书店逛逛,有时也买一两本。美国的书店除了销售图书,也销售报纸、杂志、音像制品和文具等。营业员很热情,顾客一进门,就主动上前打招呼,并客气地问:“需要点什么呢?”

美国书店销售的绝大多数是英文版图书,也有些书店陈列着中、日、韩、西班牙文版的图书。洛杉矶唐人街的几家中文书店是我逛得最多的地方。百老汇大街上有五六家中文书店,老板多是台湾人或香港人,所经营的图书也多是台湾和香港出版的中文书,很多是繁体字的竖排本。这些图书多是世界名著、言情小说,还有养生保健类的内容。有一些图书是为刚来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和新移民准备的,如《在美生活须知》《美国就业指导》《美国法律》等。

我原是河北科技出版社的编审,对医药类图书比较关注。这类图书占的比重最大,因为在美国看病难、看病贵,在美华人很爱看养生保健和防治疾病方面的图书。在“华府书店”看到一本由我编辑的《现代心脑血管急症》,原书定价为7.8元人民币,该书店售价为6美元,按当时的汇率折合约为48元人民币,我便和书店老板谈起图书的定价为什么这么贵,他解释说:“这些书多是从香港转销过来的,香港的书店从中赚了一笔,我们也要赚一些,所以,书在美国的价格要比中国内

地贵好几倍。因此,来美国留学的学生,都要带着很多中国出版的图书。”

我看到,美国出版的英文版图书,大多数设计精美,装帧豪华,价格昂贵,平装本极少。一些儿童图书色彩鲜艳,图文并茂,有的还能发声,学猫叫、学狗叫、学火车鸣笛。还有的带着玩具,让儿童一边学习一边玩耍,所以很受孩子们欢迎。

美国的书店还有读者阅览角,里面放着沙发和茶几,纸、笔、台灯等一应俱全,读者可以坐在沙发上长时间阅读、抄写或休息。有些读者在沙发上看着书就睡着了,甚至发出呼噜、呼噜的鼾声,营业员听见也不往外“轰”他们,给读者充分的自由。买书后看了几天,看完后只要没有弄脏和损坏,还可原价退书,书店真正做到了“读者是上帝”。

董天恩/文

**编辑提醒:** 本版来稿要求内容真实、可信,来稿请写明事件发生的时间、地点等要素。来稿请发送电子邮件至:zlr393@sina.com。

## 告读者

本报为您提供个人出书服务。出书类型包括:个人传记、各类文集、影像精华等。价格优惠,品质上乘。

咨询电话:0311-88629395、88629317

